

巴尔扎克选集

高老头

张冠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

巴尔扎克选集

高 老 头

张 冠 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选集:全12集/(法)巴尔扎克(Balzac,H. D.)著;资中筠等译;艾珉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43-9

I. ①巴… II. ①巴…②资…③…艾 III. ①巴尔扎克,H. D. (1799~1850)—选集
IV. ①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512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芑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0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43-9

定 价 6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鉴于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和有志于文学事业者多次反映,中国图书市场虽不再是一片荒漠,但杂草丛生,到处是供消遣用的畅销书,购买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十分困难。可惜讲授或研究外国文学必然涉及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不可能以畅销与否来推断其历史文化价值。这种书也许不会红极一时,可能销量不大,但青春长驻,永远有读者,且为藏书家们所瞩目。为了使这些“长版书”能够长期传承,不致断流,我们计划选印一些有传世价值的经典名著,源源不断地提供给需要者。

以刻画十九世纪法国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轨时期著称的巴尔扎克著作为例,虽然当时街上走的是马车,现在人们坐的是汽车,但所揭露的矛盾,反映的问题,仍对今日的转轨社会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可以给人以大量启示,激发起深入广泛的思考。这套十二卷本《巴尔扎克选集》,选择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最有代表性,也最能概括转轨时期社会问题的十二部长篇和十一篇中短篇小说,编为十二卷,以期用最短的篇幅,反映《人间喜剧》——亦即转轨时期法国社会的全貌。为了让读者便于探寻作品的精神实质,我们采用法国最权威的“七星文库”版本《人间喜剧》,既强调吃透原文、忠实于原著,也注意追求译文的信而美,尽可能摆脱翻译腔,兼顾注释的知识性和可靠性。

参与这套书译介工作的人员,均为当今翻译界的一流翻译家,各

单位法国文学方面的精英骨干,在中法文两方面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他们不计报酬,奉献了大量时间精力,严肃认真地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这些作品,为的是让国人从巴氏对转轨时期的描绘中得到启发。让我们和读者一起,对译者们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六月

总 序

艾 珉

十九世纪法国一位作家的卧室里，放着一尊小小的拿破仑塑像，塑像的剑鞘上刻着这样一行字：“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下面的署名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这句豪言壮语没有落空，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劳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以人物重复出现的手法，将九十部篇幅不等的小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他使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有声有色地演出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直至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的这一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风俗史”。这种把文学作品系列化、整体化，以反映社会全貌的做法，是巴尔扎克的首创，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过这样的设想，也没有人有这样大的气魄，敢于给自己提出如此艰巨的任务。

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一样，属于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莎士比亚把戏剧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发展到巅峰；巴尔扎克则把小说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发展到巅峰。巴尔扎克是小说艺术的革新者，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很大局限。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在他

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他将戏剧、史诗、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把叙事、描写、造型、抒情、对话……交织在一起，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巴尔扎克创造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艺术理论，创建了十九世纪法国最壮观的人物画廊，他透过个性化的形象塑造，剖析带普遍意义的人性本质，并将特定的人物植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之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从而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具有了深远的文献价值。如果说他的同代人由于离得太近而不能充分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在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再来审视这位作家和他所建造的那座宏伟建筑，也许就能更加公正和客观了。

巴尔扎克于一七九九年出生，一八五〇年去世。这半个世纪正值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轨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及其百日皇朝、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七月王朝，直至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全过程。这是法国近代最动人心魄的一段历史，法兰西从来不曾这样生气勃勃，也从来不曾像这样乾坤颠倒、一片混乱。这是一个既充满罪恶又充满活力，既腐败而又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新旧交替之际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频繁的政权更迭，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波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社会各阶层的兴衰沉浮、沧海桑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触目惊心。正是这个处于大动荡中的进步与非正义共存的时代，吸引了巴尔扎克去研究它、认识它，并萌发了充当历史见证人的愿望。

巴尔扎克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如果把他的一生写成小说，也许是《人间喜剧》中最可惊可叹的一幕。他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挟带着多次神话般的破产；他一辈子都在债务中挣扎，永远在为到期的期

票发愁。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统治、物质的迫害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痛苦感受。他正像自己所描写的一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①,在生活体验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富有。

他出生在法国都兰地区图尔市的一个市民家庭。父亲是从农民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国家公务员;母亲是巴黎沼泽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的女儿。所以巴尔扎克最熟悉的就是市民阶层的诸色人等。他之所以对金钱和遗产问题体会那么深,就因为这两个问题永远是市民圈子谈话的主题。

奥诺雷是家中的长子,幼时和妹妹洛尔一起寄养在图尔附近的乡村,八岁被送进奥拉托利会神甫开办的旺多姆学校寄宿。这一段经历,在他的传记体小说《路易·朗贝尔》中有详尽的描绘。巴尔扎克在学校成绩平平,常显得迟钝和心不在焉。其实他属于思维能力超常发展的儿童,精神领域相当早熟。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博览群书,经常沉溺于一些玄妙抽象的哲理思考。中学毕业后,父母安排他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名体面的公证人。

巴尔扎克兴趣广泛,对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一面在法学院学习,一面在文学院听课,同时继续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还常去自然博物馆听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若夫华-圣依莱尔讲学。当时若夫华-圣依莱尔和居维埃^②之间关于动物分类学及其机体有无“统一格局”的论战,曾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圣依莱尔认为动物的有机构成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因生存条件不同才演变出千殊万类。巴尔扎克联想到人类更是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同样因处境不同而出现千差万别:王公、银行家、艺术家、市民、神甫和穷汉之间,在

① 引自《幻灭》。

② 若夫华-圣依莱尔(1772—1844),法国生物学家,生物学界“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他认为科学不仅是观察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推理和判断;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生物学界“现象学派”的代表。

衣着、住所、言谈、举止、风尚方面的差异之大,不亚于不同类别动物的差异。他模模糊糊意识到,这种学说如能用于分析社会现象,很可能会建立一种绝妙的思想体系,继而又想到,既然博物学家布丰^①能成功地通过一部书来描绘动物世界的全貌,为什么不给人类社会也写一部类似的著作呢?这一联想,后来果然成为他构思《人间喜剧》的契机。

巴尔扎克上大学期间,父亲为了让他尽早熟悉未来的职业,曾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几年的见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他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隐藏在金银珠宝之下的罪恶,为他未来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然而,事务所机械沉闷的生活、发霉的文书案卷令他深恶痛绝,他绝不愿让自己充满活力的生命在这一潭死水中消耗掉。

一八一九年一月,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士学位。但他断然拒绝家庭为他在公证人事务所安排的前程,贸然选择了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这条路有多远,有多曲折?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但在进入《人间喜剧》的创作之前,他整整挣扎了十年。他曾经住在贫困的巴黎圣安东郊区的六层阁楼,常常只靠清水、面包度日,用于照明的费用,有时比用来维持生命的费用还要多。他诙谐且不无夸张地写信告诉妹妹:“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着实像一位伟人。这就是说:他都快饿死了。”

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文学才能,巴尔扎克几乎足不出户地奋战了一年多。然而他煞费苦心写出的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却令人大失所望。一位剧作家——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看过剧本后表示:“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②这么厉害的当头一棒足以把任何人打趴下,却没能让奥诺雷·巴尔扎克灰心丧气,

①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散文家,进化论思想的先驱,著有《自然史》三十六卷。

② 见洛尔·絮尔维尔著《从巴尔扎克的通信看他的生活和作品》第64页。

他一旦选定了目标,便不顾一切地朝这个目标奔去。他在手杖柄上用土耳其文刻了一句苏丹王的箴言:“我是粉碎障碍的专家。”^①这句箴言正是他性格的写照。

当时巴黎有一伙小有文才的青年,专为书商炮制流行小说和各种小册子。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加入了他们的文学作坊,以雷奥诺、圣多班等化名参与或独立写作了十多部流行小说。不能说这个阶段的写作对锻炼技巧毫无帮助,但这类限期完成、粗制滥造的商业性作品,永远不会带来他所期待的荣誉,后来他甚至不肯公开承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笔。

巴尔扎克深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就很难从事严肃的艺术创造,于是决定暂时弃文经商。从一八二五年开始,他先后尝试过图书出版,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每次都以为即将财源滚滚,结果却总是债台高筑。四年的商海沉浮,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亲身领略了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最后,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把烂摊子撇给一位表兄去收拾,自己重新一头扎进创作。

这时候,巴尔扎克已经三十岁了,从一八一九到一八二九年,他在充满挫折和失败的道路上整整闯荡了十年。表面上看,他走了一大段弯路,又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事实上,此时的巴尔扎克已不是从前的巴尔扎克了。不能低估这十年闯荡在他创作生涯中的地位 and 作用,正是在这十年里,他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正如莫里哀在法国社会闯荡十余年,饱经人世沧桑后才写出他那些经典名剧一样,当巴尔扎克重新拾起羽笔的时候,他不仅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对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一八二九年,他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一八

^① 见丹纳著《巴尔扎克论》。

〇〇年的布列塔尼》(后定名为《舒昂党人》))。这是他的第一部以“巴尔扎克”署名的作品,意味着他确信已摸索到自己的创作道路。这部近距离反映历史的作品,尽管细节带有传奇色彩,却已是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小说。巴尔扎克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又到叛乱发生的地点——富热尔进行过实地考察,小说不带偏见地再现了舒昂党叛乱的真相,剖析了在该地区发生这一事件的条件和原因,真实地描绘了贵族、僧侣为恢复失去的权力,如何以宗教迷信为手段煽动农民为王党效命……

《舒昂党人》并没有成为畅销书,但在内行人眼中,巴尔扎克已不是等闲之辈了。表面上他还是一个初出道的文坛新秀,事实上已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小说家。从一八三〇年开始,巴尔扎克进入创作高潮,他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接连发表了篇幅不等的小说数十篇,篇篇引人瞩目。及至《驴皮记》、《欧也妮·葛朗台》问世,巴尔扎克已是名满全国、享誉欧洲的大作家了。

巴尔扎克的创作生涯,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四年,是《人间喜剧》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发表了篇幅不等的小说四十二篇。巴尔扎克的中短篇精品,大都是这一阶段的收获。如一八三〇年发表的《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高布赛克》、《长寿药水》,一八三一年的《玄妙的杰作》、《红房子旅馆》,一八三二年的《夏倍上校》、《图尔的本堂神甫》等。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和《欧也妮·葛朗台》(1833)是本阶段最辉煌的成果,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十三人故事》(1833—1834)、《乡村医生》(1833)、《绝对之探求》(1834),亦属本阶段的力作。巴尔扎克转眼间成为巴黎的当红小说家,上流社会也向他敞开了大门。不过,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一时期还有一项意义深远的收获,即《人间喜剧》宏伟规划的酝酿成熟。

一八三三年的一天,巴尔扎克满面春风地跑到鱼市街他妹妹家里,一进门就挥舞着他那根镶着玛瑙石的粗大手杖,模仿着军乐演奏和鼓声,兴高采烈地说:“向我致敬吧,因为我老实不客气就要成为天才了!”

巴尔扎克这么兴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年来他早有使作品系列化的打算,但直到此时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将所有的小说组成一个整体。

到一八三四年,这一设想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在给韩斯卡夫人^①的信中谈到,他的作品总汇将定名为《社会研究》,下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个系列,分别表现结果(即现象)、原因和法则。至此,整套巨著的基本框架和立意已告形成。后来,在但丁《神曲》的启发下,巴尔扎克又将总称改为《人间喜剧》,意味深长地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悲欢离合喻为人生大舞台上的一个个场景,一幕幕悲喜剧。

从《高老头》(1835)开始,巴尔扎克进入创作生涯的第二阶段,即有计划地为《人间喜剧》大厦准备构件的阶段。《高老头》就是他为大厦铸造的一根顶梁柱。他要这部小说像拉开《人间喜剧》的序幕一样,全面展示巴黎社会这个光怪陆离的巨型舞台,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都在此登台亮相。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间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圣日耳曼区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带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在这部小说中组成了一个喧闹的、活动着的、真实的社会。这里有家世煊赫的宫廷贵人,有权势逼人的银行家、高利贷者,有平民公寓贪婪势利的老板娘,有献身科学的大学生,有苦役犯帮口里神通广大的秘密头领,有吃了一辈子公事饭而变成窝囊废的退休公务员,还有来路不明、工于心计的老小姐……在这个为金钱所累的社会里,一个给了两个女儿每人每年四万法郎入息的父亲,自己却穷死在塞纳河左岸^②的阁楼上;两个女儿一个当了伯爵夫人,一个当了银行家太太,而每年只剩下几百法郎生活费的老父亲还得千方百计筹钱为她们还债;满头鲜花、打扮得像天仙般的贵妇人,头天晚上在舞会上风头十足,第二天早上却在放印子钱的干瘪老头儿面

① 韩斯卡夫人(1801—1882),波兰贵妇,后成为巴尔扎克的妻子。这里提到的信件见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第一卷,第205—206页。

② 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当时是穷人聚居的地区。

前赔笑脸；浑身珠宝的银行家太太，为了摆脱困境竟不得不在赌台上碰运气；气概非凡、才情过人的宫廷贵妇，敌不过二十万法郎年息的陪嫁的竞争；纯洁无辜的少女，由于父亲要为儿子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被逐出家门；外省来的大学生榨干母亲、妹妹的私蓄，为的是置办一套时髦行头到上流社会去闯出路……这么广阔的画面，这么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古怪现象，通过一个贫穷的贵族青年作桥梁，天衣无缝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则头绪纷繁，读来却感到紧凑而集中，每个细节，每个人物都紧扣主题——拉斯蒂涅的认识社会。作者以令人惊叹的巧妙构思，部署了拉斯蒂涅所处的典型环境，让他从四面八方，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同样的教育，终于使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丧失了天真，逐步为这腐败的社会所同化。

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运用人物重复出现的手法，把以往的作品和今后的作品联成了一体。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巴尔扎克又接连发表了十六部长篇、十部中篇和八个短篇，几乎篇篇堪称杰作。如短篇小说《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无神论者望弥撒》（1836）；中篇小说《禁治产》（1836）、《夏娃的女儿》（1838）、《比哀兰特》（1840）；长篇小说《幽谷百合》（1835）、《古物陈列室》（1836—1838）、《幻灭》前两部（1837—1839）、《卓越的女人》（即《公务员》，1836—1838）、《赛查·皮罗托盛衰记》（1838）、《搅水女人》（1841）等。《幻灭》是这一阶段继《高老头》之后最重要的著作，但也正是这部作品中对新闻出版界的批判揭露使他和报界结下了冤仇，一场围攻和笔战延续了数年之久，自此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都遭到报刊评论的恶意攻讦。

至一八四一年末，尽管有待创作的作品还很多，但现有作品已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可以汇编在一起了。于是巴尔扎克与出版商菲讷、赫哲尔等正式签订了十六卷本《人间喜剧》的出版合同。除按原计划将编目划分为三个系列外，巴尔扎克又根据题材类别，将篇幅最大的“风俗研究”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前

三个场景。“私人生活场景”主要研究婚姻家庭问题和青年人入世之初面临的人生选择问题;“外省生活场景”以外省贵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较量为背景,中心题材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整个社会从物质基础到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巴黎生活场景”刻画巴黎各社会阶层的众生相,描绘现代社会的人生百态,着重揭露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

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巴尔扎克的创作生涯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系统地出版《人间喜剧》的阶段。巴尔扎克一面修订、汇编旧作,一面不断补充新作,如《幻灭》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1843)、描写封建庄园经济解体的《农民》(1844)等,即本阶段的重要新成果。《人间喜剧》以每年三至四卷的速度出版,至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卷本已全部出齐。一八四六年秋至一八四七年春,《立宪报》又连载了以《穷亲戚》为总标题的两部精彩的长篇:《贝姨》和《邦斯舅舅》。这两部作品艺术上的精湛完美,连巴尔扎克的宿敌都不能不表示肯定。一八四八年,《贝姨》和《邦斯舅舅》补编为《人间喜剧》第十七卷。至此,一座由九十七部小说构成的《人间喜剧》大厦已宣告落成。

不过巴尔扎克是个不知满足的人,一八四四年,他又为《人间喜剧》拟定了一个包括一百四十四部作品的更加庞大的计划。遗憾的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了。从一八二九至一八四九年,巴尔扎克为他的《人间喜剧》整整奋斗了二十个春秋。短短二十年写出这样一套巨著已经够令人吃惊的了;何况每部作品他都要反复修改,更换好几次乃至十余次校样,每次都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更何况他还曾为好几家报刊杂志撰稿,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杂文、特写、书评、专论、时政述评……;此外,还创作了六部戏剧和一部仿十六世纪文体及拉伯雷风格的短篇故事集《趣话百篇》^①。谁也无法想象巴尔扎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节奏,他经常晚上六点钟上床,半夜十二点

^① 实际只写了三十余篇,中译本题为《都兰趣话》。

起身,披上圣多明俄式的僧袍,点起四支蜡烛,一口气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有时甚至还要多。有人说他三天用掉一瓶墨水,更换十几支羽笔,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咖啡成了他的生活必需品。经年累月的超负荷脑力劳动和过量的咖啡摧毁了他的健康,巴尔扎克不满五十岁便已风雨飘摇了。一八四九年他在韩斯卡夫人的领地上是病病歪歪度过的。一八五〇年三月,俄国沙皇终于恩准了他和韩斯卡夫人这桩酝酿了十年之久的跨国婚姻。举行婚礼后,年已半百的新郎新娘启程返回法国。巴尔扎克在途中再次病倒,双目几近失明,五月抵达巴黎时已一病不起。“房屋造毕,死神来临”,他的“大厦”刚刚落成,梦寐以求的婚姻刚刚缔结,他就像那位到达终点的马拉松长跑者一样,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八月二十一日,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举行葬礼,自发的送葬行列绵延了好几条大街,几乎望不到尽头。

巴尔扎克的一生也像是一出悲壮而辛酸的“喜剧”。他虽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本人却是个最浪漫的幻想家。他的生活由一连串想入非非的梦幻和梦幻破灭的惨痛经历连缀而成。或许可以说,正是他那些梦幻与现实的碰撞,使他获得了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结果所有的实际事务都被他搅得一团糟。他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无数发财的手段,他自己却在债务中越陷越深。一八三五和一八四〇年他曾两次创办杂志,结果使原本还不清的债务益发还不清了。巨额的债务拖累了他一生,他只能靠一支笔来偿还。他时刻受着高利贷者和出版商的追逼,他的房屋、家具不止一次被查封、拍卖,还经常逃到乡下去躲债……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

^①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

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二

巴尔扎克步入文坛的时候,适逢法国浪漫派向古典主义公开宣战,浪漫主义运动进入高潮。巴尔扎克却游离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独树一帜,以风俗史家自喻,决心为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充当历史见证人:

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充当它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收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人间喜剧〉前言》)

这段自白一则表明他的创作立足于同步反映当代社会,小说的时代感将是其作品的最大特色;二则说明刻画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他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艺术手段。

巴尔扎克确信:“无论什么时代,叙事人都是同时代人的秘书:描写路易十一或大胆查理的故事,班戴洛、纳瓦尔王后、薄伽丘、吉拉尔第、拉斯卡^①笔下的短篇,古代小说家的韵文故事,无不以其同时代的某一事实为基础。”“主题完全虚构,与任何现实不沾边的书,大部分是死胎”;而“富有独创性且百看不厌的作品,只能产生于作者对生活的

① 班戴洛(1485—1561),意大利作家,著有短篇小说四卷;纳瓦尔王后,即玛格丽特·德·纳瓦尔(1492—1549),法国女作家,《七日谈》的作者,《七日谈》收短篇小说七十二篇;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吉拉尔第(1504—1573),意大利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著有短篇小说一百三十篇;拉斯卡,真名安东·弗朗西斯科·格拉齐尼(1503—1583),意大利作家,讽刺韵文故事集《晚餐》的作者。

深切感受”。^① 巴尔扎克将小说称作“民族的野史”，因而“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必须深入、全面地挖掘社会生活”^②。正如他的朋友菲拉莱特·夏斯勒在《〈哲理小说故事集〉导言》中所阐释的，“《驴皮记》的作者与已故的拉伯雷一样，想要表现人类的生活，并且将他所处的时代囊括在一部丰富多彩的、纯属虚构而又熔史诗、讽刺、小说、故事、戏剧、荒诞于一炉的书中……”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在作品中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与众不同处是力图完整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整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他要像布丰通过一部书表现动物世界的全貌那样，使当代人类社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完整的再现。

他曾对韩斯卡夫人口出狂言：“世界上有四个大有作为的人：拿破仑、居维埃、奥康奈尔^③，我将成为第四位。第一位曾威镇全欧，他缔造了军队；第二位通晓地球的奥秘；第三位成为民族的化身！我呢，我将在头脑里装下整个社会。”^④

同步地反映当代社会已属不易了，何况还要完整！然而巴尔扎克还不满足，他的追求比这还要高。他不但想要“踏遍全球，感受一切激情，分析各种性格，体验所有的风尚习俗”^⑤，还要从纷纭复杂的表象中探明事物的内在联系，追溯这种种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而对社会弊端作出诊断和披露，以达到醒世和匡正世风的目的。

显然，在巴尔扎克决定以小说形式来谱写当代历史的时候，便已立足于对整个社会的研究。他不像夏多布里昂那样，把目光转向中世纪，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也不像雨果或乔治·桑那样，致力于弘扬

① 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第24卷）。

② 巴尔扎克：《〈神秘之书〉初版序言》（《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第24卷）。

③ 奥康奈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

④ 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4年2月6日）。

⑤ 巴尔扎克：《〈驴皮记〉初版序言》。